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伊朗编

〔美〕劳费尔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伊朗编

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

〔美〕劳费尔 著

林筠因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着重于
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1553-7

I. ①中… II. ①劳…②林… III. ①中外关系—文
化交流—文化史—伊朗 IV. ①K203②K37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94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伊朗编

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

〔美〕劳费尔 著

林筠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53-7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3/4

定价: 42.00元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 201

Chicago 1919

中译本根据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馆刊 201 号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3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四辑印行名著 60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五辑。到 2015 年年底出版至 6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5 年 3 月

中译本序

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年)所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是他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著者本人在语言学、人类学、植物学、矿物学方面都受过专门训练。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探讨东方名物、语言、制度各方面专门问题所得成果的总汇。书的内容首先是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其次是关于中亚纺织品、矿物和汉籍著录的伊朗史上萨珊王朝的官制。附录几篇是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包括中国境内几个民族语言(蒙、藏、维吾尔)里面若干词汇的研究。书名的副标题是《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意思就是说,中国载籍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古代伊朗名物、制度、语言各方面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大可补充伊朗在古代史料方面的不足,同时也可看到两方面经济文化接触的一些实况。这些资料的搜集和诠释,对于研究伊朗古史和中国西域关系史,都很有参考的用处。

劳费尔生于德国科伦,肄业于柏林大学,1897年在来比锡大学得博士学位。他受过德国自然科学和考据学的训练,加上法国汉学家沙畹等的影响。1898—1899年他参加了哲撒普(Jesup)组织的北太平洋探险队,在萨哈连岛和东部西伯利亚一带工作。此

后他的活动就和美国分不开了。1901—1904年他参加了当时热心于向中国扩张的美国资本家席福(Jacob H. Schiff)出资组织的探查队到我国探查,1908—1910年他参加了美国布拉克司吞夫人(Mrs. Blackstone)组织的探查队到我国西藏高原一带探查。由于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所以美国的东方学,包括所谓“汉学”,一向落后于欧洲。在二十世纪初年,美国虽然已有六七十年侵略中国的历史,但他们所能举出的“汉学家”还只有一个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和一个挂着“西藏通”招牌的美国公使柔克义(W. W. Rockhill)。当时美国正在加紧争夺远东的霸权,它的一些学术机关就从欧洲(主要是德国)罗致若干东方学者,希望发展美国的东方学。这些外来学者中最主要的就是夏德(F. Hirth)和劳费尔。劳费尔从1910年起在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工作,并从1911年起充该馆人类学部主任达二十余年之久。他著作很多,在美国东方学界以淹博著称。但在1934年秋突然跳楼自杀,原因不明。这种悲惨的结果在当时曾引起学术界的震动。

劳费尔这本书本身只是一种资料性的汇篇,他也没有企图在这些资料上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但是对于他的观点和方法,还是有作一些说明和讨论的必要。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中亚、西亚的影响关系,欧洲的某些伪装学者曾经提出不少荒谬的说法,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法国人拉库普利(Terrien de Lacouperie)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初,这种谬说的出现和风行并不稀奇,因为当时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的文化知道很少。拉库普利大胆地宣称《易经》就是

“古代西亚亚卡地(Accad)的词汇”，因此“中国人源于亚卡地”。同时英国牛津大学的比较神话学教授赛斯(A. H. Sayce)在他的《古代东方诸帝国》(*Ancient Empires of the East*)一书中，也说“亚卡地是西亚的中国”，因为“教育发达，人人皆能书写，用象形文字，字皆直行，谐音会意，兼而有之”。此外还有一个英国的所谓“中国通”达格拉斯(Douglas)在1883年发表研究，宣告老子是中国的黎族人，在滇缅交界建立婆罗门教，老子所谓“道”即“婆罗门教义”。^① 这类谬论暴露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挂着学术招牌的某些人任意歪曲史料，企图抹煞中国文明的恶毒用意以及他们自己的极端无知。但是这种卑劣的欺骗就在西方学术界中也被看作不值钱的。曾经翻译中国多种经籍的理雅各(James Legge)就在1885年发表文章驳斥拉库普利。因此这些伪装学者在欧洲比较认真研究资料的“汉学界”中，也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影响仍在不断散布，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拉库普利的著作被介绍到日本，对于亚洲中西部历史不甚了解的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居然引为新奇可喜的学说(如章太炎一度也相信这说法)。

有人认为劳费尔受拉库普利的影响很大，这倒是误会。劳费尔这本书所研究的正是中国文明和中亚以至西亚的关系，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文明西来说”的捏造。他还认真地驳斥从贝烈史奈德、李希霍芬以至夏德强调中国许多植物，不仅葡萄和苜蓿，都是张骞从西域移植来的错误见解。他主张即以葡萄而论也是经过长

^① 详见《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85年，第616页所载英国报纸的消息，和第695页的批评。

期过程才完成了移植的历史,因为一种植物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搬过来的。他也纠正了一些人(主要是贝烈史奈德)遇到带有“胡”字的植物就断定为外来的(“尤其是亚洲西部来的”——贝烈史奈德说)的看法,如书中第六章关于胡麻的讨论。在序文中,他说“形容词‘胡’字决不能作为标志外国植物的可靠标准。”这些论点应该说是比较审慎的。

就考据方法上说,本书突出的一个缺点是在于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古代语言资料的研究是重要的,但这本身有很大局限性。对音和还原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只能是假定的、不可靠的根据。问题就在于这几十年欧美最流行的东方学往往满足于一些较零碎的语言材料的研究,甚至缺乏根据的虚构而引申出一个牵涉范围很广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不可能是确当的。就本书的植物方面而论(那是本书的主要部分),作者以为可以写出关于人工栽种植物的一部最完备的历史。事实上作者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固然,夏德及其以前的一些欧洲东方学者认为中国许多植物是由张骞带回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劳费尔自己所主张的一千五百年“植物传播运动”究竟没有得到详细的描写,而更缺乏的是对植物品种的实地调查。所谓“传播运动”,实际上只是等于说中亚和中国或中国国内各地区间有了植物品种的不断传播而已。因此,在这方面,这部书只可以说是作了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而对每一植物具体历史的研究还有待中国学者做更切实的调查研究的工作。

书中语言学的虚构很多(主要是中古波斯语),可靠性是有问题的。汉语中也有个别的显然的虚构,例如硬把 Kimkha 的对音

拟为“锦花”，这样的杜撰是不应有的。其实 Kimkha 或 Kimkhab 并不是生疏的字，在乾隆朝修的《五体清文鉴》的“回语”（维吾尔语）中，录有此字，相对的汉语作“销金缎”。这就是明代的“金花”缎。

这本书出版于 1919 年，曾经我国学者先后作过一些介绍。书中矿物学方面有地质学者章鸿钊的《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刊于《地质专报》乙种第 3 号），植物方面有向达先生译的《葡萄考》和《苜蓿考》两篇（载于《自然界》第 4 卷的 3、4 两期）。为了研究的参考以及了解西方东方学的水平及其观点方法上的问题，此书的全部翻译是必要的。原著征引材料范围很广，译者林筠因同志作了很繁重的查对工作，并在译注中改正了原著若干处的错误。这个译本对于即使能直接阅读原书的读者也是十分有用的。

邵循正

1962 年 9 月

目 录

序言	1
中国伊朗编	30
苜蓿	30
葡萄树	44
阿月浑子	73
胡桃	83
安石榴	107
胡麻和亚麻	120
胡荽	130
胡瓜或黄瓜	133
胡蒜、胡葱、浑提葱	136
豌豆和蚕豆	139
红花和姜黄	143
胭脂(红蓝)	160
茉莉	165
指甲花	170
胡桐泪	175
甘露蜜	179

阿魏	191
白松香	203
无食子或五倍子	208
靛青	210
大米	212
胡椒	215
糖	217
诃黎勒	218
“金桃”	219
附子	220
芸薹属植物	221
苜蓿	223
枣椰树	226
菠菜	233
糖萝卜和莴苣	241
蓖麻	245
巴旦杏	248
无花果	253
齐墩果	258
阿勒勃与稻子豆	263
水仙	272
阿勃参(巴尔酥麻香)	274
拂林语考	281
西瓜	284

胡芦巴	292
番木鳖	294
胡萝卜	297
香料	302
附香(302) 苏合香(304) 没药(308) 青木香(311) 安息香(314)	
马来亚波斯及其产物	317
明矾(326) 蚁漆(327) 樟脑(330) 芦荟(332) 缩砂蔻(334)	
婆罗得(334) 补骨脂(336) 乌文木(338)	
波斯的纺织品	341
锦缎(341) 氍毹(346) 越诺布(347) 纺织品(351) 石绵(354)	
伊朗的矿物、金属和宝石	359
硼砂(359) 硼砂(360) 黄丹(365) 紫磨金(366) 盐绿(367)	
五色盐(367) 铀石(368) 镓铁(372) 瑟瑟(373) 翡翠(375)	
绿松石(377) 金精(377) 钻石(378) 琥珀(379) 珊瑚(381)	
娑娑石(383)	
萨珊王朝政府的官衔	386
伊朗中国编	393
方竹(394) 丝绸(396) 桃和杏(398) 肉桂(401) 莪术(405)	
姜(406) 黄连(408) 大黄(409) 无患子(414) 庵摩勒(415)	
蜀葵(415) 中国玫瑰(415) 芒果(416) 檀香(416) 桦树(416)	
茶(417) 条纹玛瑙(419) 白铜(420) 硝石(421) 高岭土(421)	
土茯苓(421) 纸(423) 纸币(426) 汉语外来词(431) 亚力山大	
故事中的中国人(438)	

附录	441
附录一 蒙古语里的伊朗语成分	441
附录二 “突尔吉”语里的汉语成分	447
附录三 阿布·满速儿所著的波斯药物学中的印度语成分	451
附录四 罗勒	461
附录五 西藏语里的外来词补注	467
译名对照表	477

序 言

假若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伊朗文化有如古代埃及或巴比伦之详，甚或有如印度或中国之详，那么我们对亚洲文化的发展也许会有与目前大不相同的观念。古波斯的碑文和波斯古经里所保存的文稿寥寥无几，如要重新描绘一幅伊朗生活和文明的完整图画，材料实在很不足。古典作家们的记载虽然给这些残稿添上了一些零星的补充，然而即使结合这些材料，要想重新描绘，仍然会难以令人满意。所幸在过去十年左右里，对伊朗的认识大为增加了。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觅得的史料里发现了丰富的文献，是用两种以前人所未知的伊朗语写的——粟特语(Sogdian)和所谓的东伊朗语。^① 现在我们才知道伊朗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幅员广大，甚至包括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他们有些移居中国，与中国人发生接触，并深深地影响了不同种族的国家，尤其是土耳其和中国。伊朗人在沟通东西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把希腊思想的遗产传播于亚洲中部及东部，又把珍贵的中国植物与商品带到地中海地区。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对于世界和对于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但

^① 参看伯希和(P. Pelliot)著：Influences iraniennes en Asie centrale et en Extrême-Orient(Paris, 1911)。

是若没有中国人的记载,我们就无法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中国人是讲求实际的人,对具体事物向来很感兴趣。他们给我们留下大量的有关伊朗植物、产品、矿物、风俗、制度等方面的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科学必然会有很大的帮助。

本书讲的是中国对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恰好可以弥补我们对伊朗的传统认识上一部分不足之处。有关伊朗各民族历史的中文记载里也有很多古代伊朗语的译音,其中一部分曾令好几位汉学家和史学家费尽心机;但是这些用汉语译音转写的伊朗字极少处理得正确而恰当。虽然研究汉译梵语已经有了一套成功的方法,对汉译伊朗语的研究却太不够重视。把古汉语音韵学的规律运用于中伊问题的研究上,应推哥提欧^①为第一人。我愿奉献此书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研究伊朗的学者,表示我的敬意。我不但尊敬他之为一位学者,而且也尊敬他的为人,为法国捐躯的一位英雄。^②哥提欧是一位君子,是孔子所谓的“君子”。他笔下处处表现出思想家和天才的智力。我曾长期抱有这种心愿:希望能有和他共同商讨本文所涉及各类问题的光荣机会,凭借他的智慧和丰富阅历,必能大为充实本书的内容。——“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伊朗的地理名称及种族名称一向是根据史料来鉴定的,有一

① 参看哥提欧(Robert Gauthiot)著:Quelques termes techniques bouddhiques et manichéens,登载在 *Journal asiatique*, 1911, II, pp. 49—67(特别从第59页起),和他对沙畹及伯希和二人所作补充的一书 *Traité manichéen*, pp. 27, 42, 58, 132。

② 1915春发起的阿杜阿(Artois)第一次反攻时,哥提欧任步兵上尉,英勇地率领他的连队向敌人冲击,受了重伤。终于1916年9月11日逝世,享年四十。参看梅叶(A. Meillet)所写的诔文(登载在 *Bull.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No, 65, pp. 127—132)。

些处理得正确,有一些不正确。但还没有人试把汉语译音还原到正确的伊朗字。在这方面的巨大艰苦工作还有待我们去做。^① 我认为我们首要的目标是按照伯希和和马伯乐所首创和使用的方法,把汉语译音尽可能准确地用它们古代语音记录下来,然后从这个可靠的基础上再进而去求它们所代表的伊朗字。主要是按严格的语音原理把中文字正确地写出,这要比只凭乱猜来鉴定好得多。“木鹿”二字是安息(《后汉书》卷 116,第 8 页)东边疆上的一个城名,被证明和波斯古经里的 Mouru(Muru, Merw)为同一字。^② 究竟这在历史上是否正确,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从历史

① 我希望在别处细谈这个问题,因此这里只略举一些例子。达曷水(Ta-hošwi)是波斯首都 Su-li 所在的达曷江(参看《隋书》卷 83,第 7 页)。夏德通过粤语语音 Tat-hot,又加上亚美尼亚语(Armenian)里的 Deklath 和普林尼(Pliny)所提的 Diglito 鉴定此二字(达曷)为“Tigris”。(参看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p. 198, 313; 和 *Journal Am. Or. Soc.*, Vol. XXXIII, 1913, p. 197。)然而汉语 ta 音不能还原为 ti 或 te 音,只能还原为 tat, dat, dad, dar 或 d'ar 音。而“曷”代表 hat, kat, kad, kar 或 kal 音。因此我们可得出的音是 Dar-kat, 或假定经过音位转换可能成为 Dak-rat。如鉴定为 Tigris, 第一音节就产生困难: 在古波斯语和巴比伦尼亚语它都是 i 音。古波斯语的 Tigram(由于民间语源而有所改变,参看阿维斯塔语[Avestan]的 tiyriš, 波斯语的 tir“箭”)是袭用巴比伦尼亚语的 Di-iklat(即 Dik-lat, Dik-rat), 它传至希腊语为 Τίγρης 与 Τίγρις, 传至伊刺木语(Elamite)为 Ti-ig-ra(参看 A. Meillet; *Grammaire du vieux perse*, p. 72)。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除第一音节的元音之外,汉语译音 Dik-rat 符合巴比伦尼亚语的 Dik-rat。目前还不能解释这第一音节的元音是什么理由,不过将来一定可以推原到一个伊朗的方言。——《太平寰宇记》(卷 185, 第 19 页)提到四个波斯地理名称,但尚未鉴别出是何地方。第一个是城名“褐婆竭”, Hat(r, l) bwa-g'iat。头两个字 Harbwa 等于古波斯的 Haraiva(巴比伦尼亚语 Hariva), 阿维斯塔语 Haraēva, 帕拉非语(Pahlavi) Harēw, 亚美尼亚语 Hrew, ——现代的哈烈(Herat)。第三字的意义是“城”。波斯东北部一个隘口的名字“竭离别”G'iat-li-b'iet 也用这个“竭”字。这里用的 g'iat, g'iar 好像是代表粟特语的 γρ, γαρα(“山”)。“番”或“番兜”(《前汉书》卷 96 上)古音为 Pan-tav, Par-tav 与古波斯语 Parθava, 中古波斯语 Parθu 完全相同。

②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p. 143.